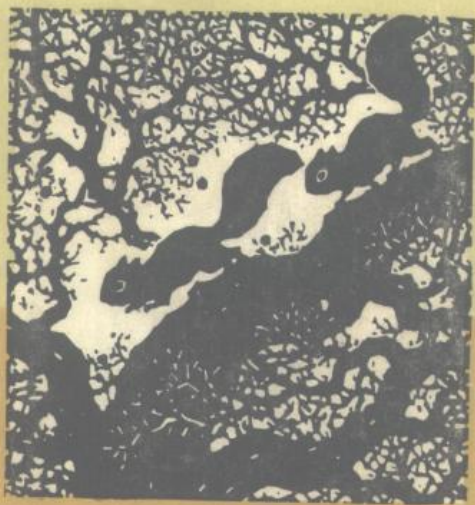


秦
似
杂
文
集



0786/o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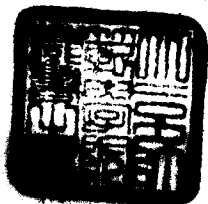
I267/136

~~0786/20~~

秦似杂文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一九八一年五月·北京



819318

装帧：曹辛之

木刻：力 群

（《林 阔》）

秦 似 杂 文 集

生活·前言·新华三联书店出版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香港分店：域多利皇后街9号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23.25印张 438,000字

1981年5月第1版 1981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书号17002·49 定价2.60元



109

《海城》是在10月晚写的，发表后，我记不清有什么
 评论，也在读以考²²兴然才学得好一些，批判
 得有一个反党²³，说那²⁴你党主张没有兴趣就可
 以不学。^{（这一条，便是）}~~这是~~上²⁵的²⁶反党反社会主义。~~（这是）~~有时
 我还没有的²⁷见到，~~（这是）~~在²⁸的²⁹市面³⁰上³¹不³²强³³辩³⁴到
 什么程度，^{（这是）}物³⁵反³⁶党³⁷反³⁸社会主义³⁹。政治⁴⁰学⁴¹大⁴²求⁴³。
~~（这是）~~问⁴⁴仲⁴⁵天⁴⁶，~~（这是）~~仲⁴⁷天⁴⁸，~~（这是）~~仲⁴⁹天⁵⁰，~~（这是）~~仲⁵¹天⁵²，~~（这是）~~仲⁵³天⁵⁴，~~（这是）~~仲⁵⁵天⁵⁶，~~（这是）~~仲⁵⁷天⁵⁸，~~（这是）~~仲⁵⁹天⁶⁰，~~（这是）~~仲⁶¹天⁶²，~~（这是）~~仲⁶³天⁶⁴，~~（这是）~~仲⁶⁵天⁶⁶，~~（这是）~~仲⁶⁷天⁶⁸，~~（这是）~~仲⁶⁹天⁷⁰，~~（这是）~~仲⁷¹天⁷²，~~（这是）~~仲⁷³天⁷⁴，~~（这是）~~仲⁷⁵天⁷⁶，~~（这是）~~仲⁷⁷天⁷⁸，~~（这是）~~仲⁷⁹天⁸⁰，~~（这是）~~仲⁸¹天⁸²，~~（这是）~~仲⁸³天⁸⁴，~~（这是）~~仲⁸⁵天⁸⁶，~~（这是）~~仲⁸⁷天⁸⁸，~~（这是）~~仲⁸⁹天⁹⁰，~~（这是）~~仲⁹¹天⁹²，~~（这是）~~仲⁹³天⁹⁴，~~（这是）~~仲⁹⁵天⁹⁶，~~（这是）~~仲⁹⁷天⁹⁸，~~（这是）~~仲⁹⁹天¹⁰⁰，~~（这是）~~仲¹⁰¹天¹⁰²，~~（这是）~~仲¹⁰³天¹⁰⁴，~~（这是）~~仲¹⁰⁵天¹⁰⁶，~~（这是）~~仲¹⁰⁷天¹⁰⁸，~~（这是）~~仲¹⁰⁹天¹¹⁰，~~（这是）~~仲¹¹¹天¹¹²，~~（这是）~~仲¹¹³天¹¹⁴，~~（这是）~~仲¹¹⁵天¹¹⁶，~~（这是）~~仲¹¹⁷天¹¹⁸，~~（这是）~~仲¹¹⁹天¹²⁰，~~（这是）~~仲¹²¹天¹²²，~~（这是）~~仲¹²³天¹²⁴，~~（这是）~~仲¹²⁵天¹²⁶，~~（这是）~~仲¹²⁷天¹²⁸，~~（这是）~~仲¹²⁹天¹³⁰，~~（这是）~~仲¹³¹天¹³²，~~（这是）~~仲¹³³天¹³⁴，~~（这是）~~仲¹³⁵天¹³⁶，~~（这是）~~仲¹³⁷天¹³⁸，~~（这是）~~仲¹³⁹天¹⁴⁰，~~（这是）~~仲¹⁴¹天¹⁴²，~~（这是）~~仲¹⁴³天¹⁴⁴，~~（这是）~~仲¹⁴⁵天¹⁴⁶，~~（这是）~~仲¹⁴⁷天¹⁴⁸，~~（这是）~~仲¹⁴⁹天¹⁵⁰，~~（这是）~~仲¹⁵¹天¹⁵²，~~（这是）~~仲¹⁵³天¹⁵⁴，~~（这是）~~仲¹⁵⁵天¹⁵⁶，~~（这是）~~仲¹⁵⁷天¹⁵⁸，~~（这是）~~仲¹⁵⁹天¹⁶⁰，~~（这是）~~仲¹⁶¹天¹⁶²，~~（这是）~~仲¹⁶³天¹⁶⁴，~~（这是）~~仲¹⁶⁵天¹⁶⁶，~~（这是）~~仲¹⁶⁷天¹⁶⁸，~~（这是）~~仲¹⁶⁹天¹⁷⁰，~~（这是）~~仲¹⁷¹天¹⁷²，~~（这是）~~仲¹⁷³天¹⁷⁴，~~（这是）~~仲¹⁷⁵天¹⁷⁶，~~（这是）~~仲¹⁷⁷天¹⁷⁸，~~（这是）~~仲¹⁷⁹天¹⁸⁰，~~（这是）~~仲¹⁸¹天¹⁸²，~~（这是）~~仲¹⁸³天¹⁸⁴，~~（这是）~~仲¹⁸⁵天¹⁸⁶，~~（这是）~~仲¹⁸⁷天¹⁸⁸，~~（这是）~~仲¹⁸⁹天¹⁹⁰，~~（这是）~~仲¹⁹¹天¹⁹²，~~（这是）~~仲¹⁹³天¹⁹⁴，~~（这是）~~仲¹⁹⁵天¹⁹⁶，~~（这是）~~仲¹⁹⁷天¹⁹⁸，~~（这是）~~仲¹⁹⁹天²⁰⁰，~~（这是）~~仲²⁰¹天²⁰²，~~（这是）~~仲²⁰³天²⁰⁴，~~（这是）~~仲²⁰⁵天²⁰⁶，~~（这是）~~仲²⁰⁷天²⁰⁸，~~（这是）~~仲²⁰⁹天²¹⁰，~~（这是）~~仲²¹¹天²¹²，~~（这是）~~仲²¹³天²¹⁴，~~（这是）~~仲²¹⁵天²¹⁶，~~（这是）~~仲²¹⁷天²¹⁸，~~（这是）~~仲²¹⁹天²²⁰，~~（这是）~~仲²²¹天²²²，~~（这是）~~仲²²³天²²⁴，~~（这是）~~仲²²⁵天²²⁶，~~（这是）~~仲²²⁷天²²⁸，~~（这是）~~仲²²⁹天²³⁰，~~（这是）~~仲²³¹天²³²，~~（这是）~~仲²³³天²³⁴，~~（这是）~~仲²³⁵天²³⁶，~~（这是）~~仲²³⁷天²³⁸，~~（这是）~~仲²³⁹天²⁴⁰，~~（这是）~~仲²⁴¹天²⁴²，~~（这是）~~仲²⁴³天²⁴⁴，~~（这是）~~仲²⁴⁵天²⁴⁶，~~（这是）~~仲²⁴⁷天²⁴⁸，~~（这是）~~仲²⁴⁹天²⁵⁰，~~（这是）~~仲²⁵¹天²⁵²，~~（这是）~~仲²⁵³天²⁵⁴，~~（这是）~~仲²⁵⁵天²⁵⁶，~~（这是）~~仲²⁵⁷天²⁵⁸，~~（这是）~~仲²⁵⁹天²⁶⁰，~~（这是）~~仲²⁶¹天²⁶²，~~（这是）~~仲²⁶³天²⁶⁴，~~（这是）~~仲²⁶⁵天²⁶⁶，~~（这是）~~仲²⁶⁷天²⁶⁸，~~（这是）~~仲²⁶⁹天²⁷⁰，~~（这是）~~仲²⁷¹天²⁷²，~~（这是）~~仲²⁷³天²⁷⁴，~~（这是）~~仲²⁷⁵天²⁷⁶，~~（这是）~~仲²⁷⁷天²⁷⁸，~~（这是）~~仲²⁷⁹天²⁸⁰，~~（这是）~~仲²⁸¹天²⁸²，~~（这是）~~仲²⁸³天²⁸⁴，~~（这是）~~仲²⁸⁵天²⁸⁶，~~（这是）~~仲²⁸⁷天²⁸⁸，~~（这是）~~仲²⁸⁹天²⁹⁰，~~（这是）~~仲²⁹¹天²⁹²，~~（这是）~~仲²⁹³天²⁹⁴，~~（这是）~~仲²⁹⁵天²⁹⁶，~~（这是）~~仲²⁹⁷天²⁹⁸

作者手稿之一页

前 言

三十年代，我写过诗。一九三九年，在桂南从事救亡工作，因替生活、新知书店抢运图书，见到那时才从上海运出来的《鲁迅全集》，便贪婪地把它一卷卷地读下去，几个月之间，全读完了。尤其喜爱那些杂文，有的读几遍还恋恋不舍。不知不觉间受了感染，于是，从四〇年后，我便写起杂文来了。回过头来，恰恰已是四十年。

四十年，我们的国家经历了多次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自己也一直置身于这些变化的浪潮里。在先前，是每有感触，就不免要写一点，虽不是什么足以动人，传之久远的东西，到底也还算一种真实的心声；其中也多少在时代之沙上打下浅浅的印迹。但四十年才写了现在集起来这一点，实在觉得汗颜。一想起曾经对我寄予过期望的前辈和读者，不免深感内疚。

青年时代，没有读过多少书，又没有什么实践经验，那时所凭藉的是两样东西，一叫信仰，一叫热情。所谓“初生之犊不怕虎”，约略近之。古人云：“谈何容易”。这个“谈”，就指的发表言论、意见。写杂文者，又无不带有言论的性

质，所以正属于“何容易”的“谈”。但那时并不知道这一些，而是几乎想到就写。而且，我只是当作一件工作来做，不算文学什么玩艺儿，是不大管的。大概也因此之故，没有多大的长进。

以上云云，都指的解放以前。那时不但写点杂文，还在夏衍、绀弩等同志带领之下，负责杂文杂志《野草》的具体编辑工作。这一来，同杂文的关系就更密切了。文章也大部分发表在《野草》上。渐渐也有几个读者看，于是先后印成过几本杂文集子。一九五八年，经过汰选，剩下下来的就是薄薄的一本《没羽集》。那时，本来也有几篇解放后之作，但我没有收进去，一则感到旧时代的占得多，不成比例；二则，尤其考虑到政治运动不绝而来，今日之是，往往即明日之非，不如暂不收进去，摆一个时候，让它们经受时间的考验后再说。

果然，由于这样，那本集子还算太平，虽然“文化大革命”中也挖出来批判，但能找到的罪名实在不多。当然，也可以有一个总的罪名，那是民主革命时期写的，可以打成“民主派”的东西。的确，在那个时期里，我所呐喊的，不外两个方面，一是团结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二是争取国内的民主与进步，发展抗日图存的力量。要说“民主派”，我是甘受不辞的。

虽只是这样几十篇不登大雅之堂的文字，但我却也受到过一位读者的怀疑和好心的诘问。有一次，还在“文革”后期，我被派到一个县去干一件临时差事，有个中学教师知道了，专来找到我。我们素不相识，他劈头就问：“你那《没

羽集》里的许多文章，真是你写的吗？”我说：“你发现不是我写的吗？”他睁大眼睛从上到下把我打量了一番，说：“我不相信是你写的。你那时不过二十多岁吧，老实说，我一直不相信。”我沉吟，我的文字大概太老气沉沉了，令人看去象是一派老头子的气息，因而我只好低下头来说：“是的，很缺乏生气吧。”他却摇摇头。“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对一些事变的看法，前因后果，太巧合了，竟象是你后来写出来，把它当作当时的文章。”我这才明白他的意思。原来他正是认为“谈何容易”，而我那些所谈，在他看来应该是不可能的。其实，在我也不过幸而言中或不幸而言中而已。

这件事使我恢复了一点信心，时过境迁之后，看看那个时代的杂文，有时也可以令人温故而知新，发出一点会心的微笑。即令象我那些很不成熟的杂文，不也产生了这个效果么？只要我写的时候有过一颗拳拳之心，就总会遇到也怀着拳拳之心的读者的。

全国解放，天翻地覆，这个变化是那么大，使我完全抛开了杂文。解放的第一个年头，我得有机会到北京、东北去参观，当时觉得一切都充满新鲜的气息，我写了几篇通讯报导，急着要把我的所见所闻，一个崭新的中国巨大的变化，告诉我曾寄居的海外的人们。而《大公报》的罗承勋兄，又总是收到稿后尽快刊出，好象桴鼓相应一般。现在还能找到几篇，编入了这个集子，算是反映了我当时的心境。不是说“歌德”吗？我自问曾经以赤子之心，歌过不少应该歌的德。从那时以前，要说我是个纯然的歌革命之德的歌德派，

我也甘受之而不辞的。

但紧接着，情况就发生了不寻常的变化。由于在历史上，同戏剧界有过一些接触，而我的杂文兴趣又已淡下来，我的确觉得“不是杂文时代”了，这时我便全心转到了戏剧工作上。同时感到，我们有了政权，戏剧改革工作应该不难作出成绩来，比旧时代好多了。却料想不到，天下事情比我的想象要复杂得多。当批判《武训传》时，我写的《牛郎织女传》，也被当成毒草批判了。虽然二者之间，仅一个“传”字相同。那时的批判，其实即是宣判，从此难于抬头。但我仍希望带“罪”立功，仍然在戏上努力。虽也无何成就，但得到广大艺人们的合作和友谊，我从中学到若干东西，我是感激的。

直到一九五六年，夏衍同志路过南宁。他两次对我说：“你还应该写点文章。一个写文章的人，久不写了不好，读者会渐渐把你忘记了的。”还有默涵同志，两次要调我回编辑的岗位去。这一来，就产生了我重新写杂文的愿望，并写了一九五六年的那几篇杂文。

到了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文艺整风运动，这几篇杂文就成了万箭齐攻的靶子。当然，所谓齐攻，是经过发动，一哄而起，并未深思的。《学习泛感》是在《新观察》上发表的，我说学习马列理论，也应该培养兴趣才能学得好一些，批判者来一个反定理，说那么你是主张没有兴趣就可以不学。这一来，便足够上纲到反党反社会主义。那时我还没有能预见到，后来的形而上学猖獗到什么程度，而作为物极必反的惩罚，政治学习时大家变成闲聊天，又松弛到了什

么样子，要是我说出这一些可能发生的恶果，那就更罪不可赦了。《比大和比小》是发表在《人民日报》八版上的，那时已经有不实事求是的作风抬头，我认为应实事求是，不要搞虚假数字，不要用“矫枉过正”给随心所欲辩护，并认为虚报、浮夸，是有个人目的在内的。这一篇也宣判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因为我的所云，据说是“诬蔑”了革命干部。似乎在我们的周围并没有什么不实事求是的现象了，一切革命干部都早已是毫无私心的圣人了。但曾几何时，浮夸风在这种论调的保卫之下愈刮愈大了，终于达到遗患无穷的地步。现在这两篇文章一字不改，收入集内，借以使读者知道，我这个歌德派是如何变成了反右倾的对象，并从而真正一蹶不振的。

我们的党做了极多伟大的事业，但也难免犯过错误。“君子之过，日月之蚀也。”我想，如果发扬党内外民主，能倾听一点并非存心捣乱，而是愚者千虑的意见，当会是有益而无损的。而且，不是说看一个人不应看一时一事，而要看全部历史么？真做到这样，也会好得多。

我还想，一个作家，那怕水平不高的作家，总应该是个具有思想能力，能于运用思想的人。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拥护社会主义的作家，他如果写文章的话，也应该在不违反大原则的范围之内，有自由去思想，写出有思想性的东西来，而不是以人云亦云，或语录连篇为能事。而且，人非圣人，即使说错了，只要不是存心作恶，仍可原恕。谁保证说过的话一句都不错？一个有责任心的作者，在下笔之前，经过一番思考，讲一点别人或者还没有讲到过的意见，

至少比光是重复别人讲过千百遍的好一些。

当然，对我的批判，也并非全都为了打击，我从中也得到过有益的帮助，这也是确实的。

往后若干年，我们国家有一个调整、巩固的时期。这时我已转到大学里教书。作为四开小报的《桂林日报》，有几个青年人，却出我意料之外，跑来约我给他们写杂文。但说明，副刊篇幅小，读者又多是工人和学生，所以要写得短，容易懂。我很感激他们的盛意，于是又鼓起劲头来，用了几个不同的笔名和专栏名，为他们撰稿。就是这个时期的文章为什么多是只有三五百字的原因。现在也把其中的一部分收入，总算也带有着若干时代的痕迹吧。

打倒了“四人帮”，杂文也得到解放。三年之间，陆续写了三、四十篇。在我，是还谈不上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的。而真正说，我所失的时间并没有十年之多，到了十年灾难的后五年，虽然未离“牛栏”，我知道大概已不至于陆沉入灭，也就找些书来看，自己在那里补课了。但要往再远些数，则所失去的又何止十年！

我对于养育我的祖国和哺育我的时代，永远不能忘情，对于我国饱经风雨的人民今天的和未来的宏伟事业，信心丝毫未减，只要我的心脏一天还在跳动，我依然要在党的领导下，拿起我的笔，倾吐我的心声的，不管我献出来的是甘醇的香槟，还是带点涩味的苦酒。

秦 似

一九八〇年七月二十七日

17287/26

目 录

前言	1
《野草》月刊发刊语	1
国际随笔	4
人语与鬼话	9
“女性应该安于生物的平等”论	14
斩棘录(一九四〇年)	19
作品与时代	19
“把船头掉转”	20
策士的面目	21
“伟大的捕风”	22
谈黄花节	24
女子·圣人·革命	28
男女与职业	31
“女子能力不及男子”论	34
“挽狂澜于既倒”	39
琐话	42
看书随感	45

多余的感慨	49
恶梦	52
《立此存照》以后	55
不同的利弊	60
观察家的透视	63
故意的混淆	66
关于国际青年反法西斯蒂	69
为着谁——我们让血？	73
不能缄默	77
〔附录〕黄英瑞：读《不能缄默》之后	82
还是旧调子	84
怀念	88
为一匹兽而作	91
急事闲谈	93
〔附录〕张先智：老实话？风凉话？	96
清谈与漫话	99
恶魔与“疯狗”	104
隋那以后	110
剪灯碎语之一	113
谈蝗	117
《野草》两年小志	120
剪灯碎语之二	125
谈翻译	132
“版权所有”？	134

送灶.....	136
指环的贬值.....	139
剪灯碎语之三.....	144
哀纳粹魂.....	148
祈雨和掘水.....	150
儿童节的感想.....	154
人们会记住玛德里.....	157
林语堂和爱因斯坦和中国道学家所谓“气”.....	159
吃草和“宪法”.....	164
暴露了谁?.....	167
国文和国是.....	170
掉一个方向试试看.....	174
战神底欢笑.....	177
在春天里.....	179
“生意经”一亩.....	186
拆除“忠灵塔”.....	189
吻潮微语(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	191
父亲奖.....	191
狗的出超.....	191
“上海好不好”.....	192
谈“悲剧”.....	193
现在有这样的一种爱国者.....	194
比丹麦.....	194
“误会”.....	195
从造谣到缄默.....	196

想起了花袭人·····	197
胜利吉普和追车的人们·····	198
罗斯福之女敌·····	200
香港所感·····	202
非誉莫问·····	205
后方的捷报·····	208
胡适不办刊物·····	210
二号入座·····	211
论裸体情侣自杀案·····	213
鸡泡鱼肠·····	219
“罐头蜜桃”补义·····	223
中国人到底“误会”了什么?·····	225
一个“奇闻”·····	228
马车夫的“逃亡”·····	231
论“国家将亡，必有妖孽”·····	235
我所知道的宋千金·····	238
论怜悯·····	241
辟战谣·····	248
论死节·····	251
芒花小集(一九四八年)·····	269
食在广州·····	269
一百元·····	270
杀“匪”与匪杀·····	270
刮·····	271
何雅各·····	271

哀八“烈士”	272
猪仔文学	273
诅咒	273
论打	274
没有奇迹(一)	274
没有奇迹(二)	275
没有奇迹(三)	276
“以冰释”	276
“饿了不克”	277
城与年	278
春初杂识	280
广州的坦克车	283
唤起人类的理智与良心	285
夜读随感	289
“炮火”及其他	289
两代居里夫人	291
迎一九四九年艺术节	296
丰年小集(一九四九年)	300
旧金山谈奇	300
闹人比较学	301
迎头经	301
另一种经	302
是行也	303
人与制度	303
拥护“倒悬”?	304
“下野”异议	305
台北近郊	305

“举国敬佩”！	306
通电与戒严	306
哭灵分子	307
南京的哭声	307
市民未必“肃穆”	308
黄花岗	309
薛岳与封建	310
商意测验	310
勋章放洋	311
尾班家族	312
“血压忽高”	313
血压与拨款	313
蛙话	314
如果太阳存在	315
奇怪的算学	316
血压回复原状矣	317
“志在必行”	318
射寄曹先生	318
遗失了的毛人凤	319
想起翁半玄	320
自卫癖	321
自卫与兵源	321
锺泉周一家	322
“为政不在多言”！	322
“不容坐视”	324
血染的广东	325
广西官话	326
悬挂“国旗”	327